

# 韩东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家奖得主

曼氏亚洲文学奖提名作家

贾樟柯执导武侠巨制《在清朝》特邀编剧

韩东 之 获奖作品

# 扎根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韩东 著

# 扎根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扎根 / 韩东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360-5937-5

I. ①扎…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549 号

责任编辑: 朱燕玲 姚 伟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黄立光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

——《旧约·诗篇》

目录

001 下放

019 园子

043 小陶

061 小学

075 动物

097 农具厂

113

赵宁生

127

洁癖

141

五·一六

165

富农

179

扎根

195

作家

223

结束

237

韩东年表

下放

## 1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在这之前，他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在老陶圈定的地方有一个形状像破布的湖泊。老陶说：“这是洪泽湖，全国第三大淡水湖，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洪泽湖有一半属于洪泽县。该县分水上公社和陆上公社。老陶家要去的自然是陆上公社。虽说是陆上公社，但依旧沟渠纵横，灌溉着丰沛的洪泽湖水。有水就有鱼。老陶向全家人发出了号召：“我们去洪泽湖吃鱼！”不仅有鱼吃，还有足够的稻米粮食赖以为生，这便是陆上公社的好处。在老陶的想像中，洪泽是一个鱼米之乡，至少有发展成鱼米之乡的潜力和前景。

报名下放就可以获得解放的机会，这两件事一开始就是挂钩的。由于靠边站的干部很多，报名下放的人十分踊跃，老陶生怕错过这一良机，无暇细想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况且可供选择的地方有限，仅限于苏北的两个地区——徐州和淮阴，这是江苏最穷困的地方。关于这一点，老陶自然清楚。

报名下放的干部中，有的人是从苏北出来的，这次算是回乡。有的是去投奔亲戚。也有的人曾在苏北工作过，在当地有熟人和朋友。这些因素都是他们选择的依据。老陶则不然，在苏北无亲无故，也没有在那儿工作过。因此他只能凭借一张地图，揣摩再三，然后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果然，两天后来了一伙人，在老陶家门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他们穿着绿衣服，腰间束着人造革的皮带，有几张面孔依稀很熟悉。老陶一家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就是一年前来的那一伙。当然此行的目的已不同于上次，他们不是来揪斗老陶，而是解放他来了。这正合老陶的心意。要是来另一伙人，虽然他仍会获得解放，但远没有现在这样来得干净彻底，没有现在这样说明问题。

他们振臂高呼，喧嚣声响彻整个楼道，但口号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之后，这伙人撕下老陶家门框两侧已经泛白的红纸标语，刷上浆糊，贴上崭新



的标语。这崭新二字不仅因为墨迹未干，纸张血红，根本差异还在于内容，用语已从“打倒”、“炮轰”、“火烧”、“油煎”变成“热烈欢迎”和“光荣下放”了。

报喜的队伍喧哗一阵后便扬长而去了。不久，隐约的锣鼓声又在后面的居民楼内响起。看来，光荣下放的还不止老陶一家呢。

大约十多分钟后，陶文江出来了。他手托一只浆糊瓶，拿着一把扫床的小扫帚，开始对付门框上的标语。由于报喜的人来去匆匆，活儿干得很不仔细，标语有的地方边角翘起，有的地方鼓着一块。陶文江小心翼翼地将标语揭起、拉直，补上浆糊，然后再用手上的扫帚扫平。最后，他用脸盆端来半盆清水，用湿抹布把多余的浆糊擦去，干了将近一小时。其间老陶几次对陶文江说：“爸爸，你就别忙了，反正我们要下放了。”

陶文江“哦哦”两声，并不答话，一直在忙他的。老陶只好让小陶去给爷爷帮忙。

老陶心想：这事儿真荒唐。不仅因为“反正我们要下放了”。--年前，老陶被揪斗时，那伙人上门来贴标语，走以后陶文江也是如此这般，补浆糊、挤气泡，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他的努力，老陶家门框上的标语显然是被揪斗的人家中最平整结实的，也最漂亮。今天那伙人撕去它们时很是费了一番力气，后来干脆把新标语贴在了老标语上。这样一来，又增加了陶文江的工作难度。不过他很有耐心，干活时始终面目含笑。

“总算爸爸高兴，就随他去吧。”老陶心想。

## 2

老陶家住在三楼，两间房子。一间是老陶和苏群的房间，另一间陶文江和陶冯氏住。小陶的小床在爷爷奶奶的房间里。厨房、厕所在楼道对面，和邻居共用。房子建于五十年代，房间和楼道里都铺着紫红色的地板。楼梯也是木制的。

这几天老陶家里变了样，倒不是因为贴在老陶、苏群房间门框上的簇新的标语，而是房间里面。当你走进房间，所有的家具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只有睡觉的床没有挪动。

衣橱、五屉柜、书架等大型家具都被集中到房间中央，它们原先倚靠的墙壁上露出了石灰白色的痕迹。家具本身也都面目全非，上面捆扎着草垫、蒲包。草垫、蒲包之上再用草绳密密地捆绑。地板上到处都是草屑、绳头、硬纸板以及草垫、蒲包。那些较小的家具，如樟木箱、床头柜、写字台、脸盆架也都用这些材料捆了个结实，随处乱放在墙角、门边和外面的楼道里。当然还有一捆捆捆扎整齐的书刊。所有的家具、物品都获得了空前一致的外观，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包扎起来的。黄灿灿、毛茸茸的外表上勾勒着几根粗细不一的灰色铅丝。铅丝上用更细的铁丝悬挂着一些白色的小布片。上面无一例外，用毛笔写着“洪泽汪集三余——陶培毅苏群”。前者是老陶家下放的目的地，后者是老陶和他妻子的名字。

包扎工作进行了两天，老陶全家一起动手。挪动衣橱时邻居还来帮了忙。总算弄得差不多了，老陶坐在床沿上稍稍歇息。他抽了一支烟。看着包扎完后家具上支棱出的那些小布片，总算放下心来。

中午单位来了一个人，送有关的手续材料。苏群泡茶进来，连个放杯子的地方都没有。老陶将床沿让给该同志坐了，自己站着和他说话。苏群捧着一杯茶，在旁边伺候。该同志接过茶，抿了一口，将杯子送还苏群。苏群捧着杯子，等他再喝。该同志没有再喝，指点一番后便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告诉老陶：运家具的卡车下午就到。

果然，下午两点来了一辆卡车，停在楼下的院子里。车厢里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帮忙抬家具的。老陶家人喜出望外，他们本以为家具得自己弄上车去。大约是中午苏群献茶有功，老陶家才受到了特殊的待遇，这样就不用麻烦邻居了。

所有的家当都被抬下三楼，搬上了卡车。两个年轻人很有经验，将家具排得很是紧密。重的、大件的放在下面，轻的、零碎的家具放上面。衣橱是重点的重点，不仅因为体积庞大，它的前面镶嵌着一面大镜子。苏群抓紧时

间，在包裹好的衣橱上又加了两床棉花胎，然后用绳子扎牢。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四个人才搬上车去。两个年轻人抬前面，老陶和苏群抬后面，陶文江也从中搭了一下手。上去后，衣橱高高地耸立，俯瞰着车下站着的老陶一家以及看热闹的邻居。草垫、蒲包之间依稀露出星点镜面，日光一样闪了一下。之后，卡车驶出了院门。

老陶一家回到房间里，那儿已经空无一物，除了遍地散落的蒲包、草绳，把紫红色的地板都覆盖住了。环顾四周，老陶说：“可真比以前亮堂多了！”

### 3

当晚，老陶一家住进了一家部队招待所。来这里过夜的何止他们一家？有四五十户，都是明天要下放的。招待所的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在食堂里吃了晚饭，之后，就按性别长幼分开了。男人们住在一起，女人带着孩子住在另外的房间里。每间房间里都有十来张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

熄灯以前可以互相串门，老陶、陶文江来到苏群、陶冯氏所在的房间里。那儿简直就像一个母系社会。一个老太太坐在床沿上，她的女儿或儿媳妇正端着脚盆伺候她洗脚。一个年轻的女人擦开衣服，在给宝宝喂奶。那些半大的孩子则绕着床铺追逐打闹，喧哗不已。其间夹杂着母亲呵斥孩子的声音、祖母无奈的叹息以及婴儿哇哇的啼哭。咳嗽声、打嗝声、自言自语和拉家常的声音不绝于耳。

老陶和陶文江坐在一张单人床上。这张床的规格大小和房间里的所有床铺一样，今晚完全属于老陶家，苏群将带着小陶睡在上面。陶冯氏被分配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与另一家的一个老太太合睡。这张床老陶家今晚只拥有一半，当然是靠着苏群、小陶那张床的一半。

老陶和陶文江坐了一会儿便出来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那里同样放置着十来张床。房子里空空荡荡的，气氛远不如苏群她们那边热烈。离熄灯尚有十几分钟，各家的男人们还在串门。十来分钟后，他们纷纷回来了，迅速

地洗漱上床。黑暗中老陶久久不能入睡。已经三十年了，他没有和陶文江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此刻，隔着衣裤和被子，父子俩紧挨在一起，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天没亮的时候响起了军号声，招待所所有房间的灯都亮了。下放的家庭开始起身，忙着收拾行李包裹。之后，呼儿唤女地来到院子里的水池边洗漱。七八只水龙头这时一起拧开，冰冷的自来水哗哗地溅落在池底的水泥上。人们在黑暗中呼喊、辨认，终于找到了家人，然后扶老携幼地去食堂吃早饭。

运送他们的大客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有五六辆之多，整整齐齐排列着。依稀的曙色中，车头前方悬挂的大红花由灰转红，直到红得不能再红。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下放的家庭按到达的目的地和人口多少，分成几组，分别登上装扮着彩旗花朵的客车。老陶家共五口，他们所在的那辆车上另有六家人，都是去洪泽汪集的，只是具体的大队和生产小队不同。据说相距也不是很远，都在附近，也就是一二里、三四里而已。这以后他们就是一块土地上的乡邻了。

就在他们联络感情、互留住址（前往的大队和下面的小队）时，车开了出去，驶上了招待所门前的马路。接着来到南京的主干道——中山路上。沿途不断地有车辆加入。接近南京长江大桥时整个车队已绵延数里，不见首尾。在运人的客车后面是运送家具、行李的卡车。卡车队伍更长，由于树木和楼房的遮挡，一时还无法看清。

车窗两侧都是欢送的人群，人们呼喊着手舞着手臂。车上的人也都纷纷摇下车窗，探出身去，挥手作答。在长江大桥上，欢送仪式达到了高潮。无数的锣鼓、鞭炮、旗帜和标语，两侧的队伍也更加整齐有序了。一些穿绿衣服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跳起了忠字舞。

这阵势，老陶只是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才见过。当时他站在路边，激动得如痴如醉。而此刻老陶待在车上，一脸的茫然。当年解放军是进城，而他们这会儿是出城，也就是被扫地出门。既是被扫地出门，又何须如此隆重呢？老陶百思不得其解。

车行的速度很慢，比走路也快不了多少。全长两公里不到（加上引桥也

不超过五公里)的大桥,他们足足走了半天。

## 4

一过桥北的桥头堡,车行的速度就加快了。路边没有了欢送的人群,隐约的锣鼓声也只是隔江可闻。他们仿佛驶入一片寂静中。窗外开始出现草垛、牲畜和农家院落。拐一个大弯时终于看见了后面的卡车队伍。老陶家的衣橱虽然显赫,但此刻并看不出来。

后来车上的人开始吃午饭,嚼着饼干、面包,喝着水壶里的凉水。几家的人还彼此交换了食物,苹果、卤鸡蛋、榨菜、豆腐干等等。吃饱喝足,加上车身颠簸,大家不禁昏昏欲睡。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车停了。路途过半,该是下车方便一下的时候了。

丘陵地带已经结束,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大地圆得就像一只锅盖。所谓的厕所,不过是不远处的一个草垛。大家分批前往,去草垛后面方便。

女人自然优先,她们纷纷跨过土沟,向金黄色的草垛而去。老年妇女则由年轻的女人搀扶着,一路跨沟过坎。一位老太太实在太老了,大概有九十岁了吧?由她的孙女(按年龄估计)背着,也向草垛奔去。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就这样白发飘飘地移近金色的草垛。

女人方便的时候,男人们则站在路边等候。他们伸长脖子前后张望,试图看见车队的首尾,最好能发现那辆运送自己家家具的卡车。可惜车队实在太长了,这条路又不够弯曲,他们只好作罢。

终于轮到男人方便了,他们亦跨过土沟,向草垛奔去。途中与解手归来的女人们擦肩而过,彼此招呼致意。等他们到达草垛背后,只见一片泥泞,就像刚下过雨似的。坑洼之中注满了尿液,上面还浮着一层泡沫。有的女人还大了便。便纸散落各处,有几张像洁白的鸽子一样被风吹着飘向前面青绿色的麦地。

在阵阵尿臊味儿中男人们解完手，系好裤子从草垛后面出来。他们回到车上，司机清点人数后继续前进。

一路上，陶文江摆弄着一只收音机。由于行车方向不定，收音机里传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播音员的说话声时断时续，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陶文江忙于调整方向。

他收听的是南京的某个电台。这个电台陶文江听惯了，此刻正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报道着这次下放的消息。锣鼓口号声萦绕在车厢里，但已不是窗外传来的，而是出自那只收音机。最后，连锣鼓声也听不见了。

后来传来了当地电台的声音，说的是一种他们十分陌生的方言，语调生硬而突兀。大家意识到就要到了。老陶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窗外的景色此刻也起了变化，开始出现草房、大片大片长着茅草的荒地。天空的颜色也更加灰暗，寒冷的空气通过缝隙挤进车窗。

本来，这时他们已经达到洪泽县城了。但由于前方兴修水利，车队不得不改道而行。他们从县城的边上绕过，没有经过县城，直接往下面的公社驶去。

上河工的农民在河堤上列成两队，看着车队缓缓驶过。他们不是组织来的，也丝毫没有欢迎的意思，只是打量着车队，打量着车上的人，表情严肃而呆滞。他们看的时候，车上的人也在看他们（车窗这时已经全部摇了下来）。老陶不禁想起上午的欢送场面，虽然载歌载舞，热闹非常，但那些人的目光根本就没有看被欢送的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表演和欢乐之中，正是这点让老陶感到很不踏实。但此刻，上河工的农民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就让人感到踏实了吗？当然不。只是，这两种不踏实是不太一样的。

上河工的人穿得很单薄，衣服破旧，有的还光着脊背。他们中青壮年居多，手里握着铁锹、扁担，一言不发。在他们的身后是已经挖掘成形的河床，既宽又深，只是还没有引水。到处都是灰黄色的新鲜的泥土。散射的夕照使景物变得异常明亮，把眼前的一切（包括伫立不动的民工）都铸成了一个整体。

车队从临时搭就的木板上通过。随后，水利工地就被抛在了身后。当他

们驶上一条颠簸不已的土路时，车队已经大大地缩短了。在几个岔路口，客车和运送家具的卡车按到达目的地的不同被分流。分流是不知不觉的，老陶只是觉得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小。将近天黑时土路上就只剩下了他们这辆客车。客车后面跟着四五辆卡车。那辆运送老陶家家具衣橱高耸的卡车很容易地就能辨认出来。

## 5

天完全黑了下来，窗外的景物依然依稀可辨。没有灯光，这是星辉映照的结果。此刻，他们驶入了水网密布地区。车窗两侧到处可见闪闪烁烁的水面。由于土路狭窄，根本看不见路基，车辆就像是在水面航行一样，只是那剧烈的颠簸起伏才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陆地上。由于光线暗淡，看不清沿途河流的宽窄和深浅。摇晃不已的客车似乎随时可能翻倒在路边的河水里。车上的人变得紧张起来。

后来，车终于停了。一个披着蓝大衣的人从车门那儿上来，用当地话喊着老陶和苏群的名字。老陶连忙起身，挤过去和那人握手。后来知道，穿蓝大衣的人是三余一队的生产队长，他们到达的地方叫小墩口。

老陶一家终于抵达了。他们一面和余队长接洽，一面收拾东西，和车上尚未到达目的地的几家人辞别。等来到车下，才发现客车离路边的河道还有好大一截。那河也不很宽，在月光的映照下银白一片。这时他们发现陶文江不见了。

原来陶文江转到车后，想找一个地方解手。可眼前的平原无遮无拦，既没有厕所，也不见有什么草垛。陶文江发现路基下有一条发白的公路，蜿蜒远去，望不到尽头。他以为那是一条柏油路。这条路和他们开来的土路是并行的。陶文江压根儿就没有想，他们为什么没有走这条柏油路，而是走了一条坑洼不已的土路？他看见柏油路的那边有几栋房子，窗口亮着灯。陶文江心想兴许那里有厕所。他试图跨过柏油路，去对面解手，结果一脚踩进了河

水里。

柏油路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路边的一条普通的小河。好在河水不深，陶文江及时收住了脚步，只是把棉裤的裤腿弄湿了。脚下的那双胶鞋从河泥中拔出后灌满了水，走起路来咕唧直响。河水冰冷刺骨。这一变故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陶文江暂时忘记了解手的需要。

老陶决定，他和苏群留在小墩口，等着从卡车上卸家具。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则由村上的妇女护送，先去三余一队。

小墩口离三余一队还有一里多的路程。这一段连土路都算不上，实际上只是一截高低不平的河堤，自然无法行车。否则的话，运送他们的客车便可以一直开到村头了。

得到大队的通知后，一队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巢而出，来到小墩口的公路边迎接老陶一家。这小墩口在三余人看来，可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不仅靠着公路，路边还有几栋青砖大瓦房的代销店（就是陶文江隔着“柏油路”看见的那几栋房子），当然现在已经关门打烊了。三余人今晚可不是冲着代销店来的，而是来迎接老陶一家。车下，已经聚集了八九十号人。男劳力带着扁担箩筐，是来帮老陶家抬家具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则来看热闹。他们居然也带来了锣鼓家伙，此刻敲打起来。但从音调上听，远没有欢送下放的锣鼓来得热烈，大约只有一面铜锣。那鼓声也不像是由鼓发出的，也不知道他们敲打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尽管如此，老陶还是感到欣慰。一天之中，他们遇见三拨列队路边的人群，只是眼前的这些村民让老陶觉得亲切，没有什么不踏实的地方。

## 6

一伙妇女簇拥着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向村子走去。

陶冯氏缠过小脚，后来虽然放开了，但走路仍不是很利索，加上刚才陶文江落水引起的惊慌，她几乎不会走路了。两个三余姑娘，一边一个搀扶着



陶冯氏。与其说是搀扶，还不如说是架着她，就这样脚不点地地向三余村奔去。

她们走得飞快。陶文江亦甩开大步，一只手牵着小陶跟在后面。月光照耀着河堤，显示出坑坑洼洼的投影，这样反倒有碍于下脚的判断。陶文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好几次险些跌倒。说是牵着陶，还不如说把小陶当成了拐杖。

临近村庄时传来了阵阵狗吠声。接着，前面出现了黑乎乎的和房屋。零星的灯光透出，但极微弱，在月色清辉的衬托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来到一座桥头，过了桥就进入三余一队了。

这桥两尺来宽，是由几根粗细不等的树棍捆绑而成的。桥下流淌着粼粼闪烁的产妈河水。陶冯氏说什么都不肯再走了，任姑娘们怎么劝说拉扯都不肯挪动脚步。大家因此被耽搁在桥头。一位妇女率先过桥，她走得稳稳当当的，刹那间就到了桥那边。此举不仅没有说服陶冯氏，反倒使她更加害怕了。在陶冯氏看来，那妇女简直就像一个走钢丝的演员。

陶文江和小陶乍着胆子走过桥去，护送他们的妇女也大多到了桥这边。对岸只剩下陶冯氏和搀扶她的那两个姑娘。小陶隔河呼喊着想奶奶，后者急得不禁哭了起来。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脱下一件外衣蒙在陶冯氏的头上，这样好歹才把她弄过桥去。

他们被带到晒场上的牛屋里，养牛老汉燃起一堆火，让陶文江烤裤子。人们围着火堆坐下来，纷纷张开手指，巨大的投影在土墙上不停地晃动着。

牛屋的顶棚是芦苇秆编扎成的，此刻垂下来一咕嘟一咕嘟灰黑色的东西，像葡萄串一样，足有几百串之多。三余人称为吊吊灰，是由烟灰、尘土附着在芦苇的叶子上形成的。养牛老汉添柴加草，火焰越升越高，眼看着就要碰着上面的吊吊灰了。陶冯氏焦急地呼喊起来。三余人异口同声地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他们继续添加柴草，把火焰升得更高，直到真的碰到了吊吊灰。吊吊灰上燃起一小朵火苗，接着马上熄灭了。上面残留的火星飞舞了一会儿，也都没有了踪影。陶冯氏的焦虑更甚，她听不懂三余人的话，也不理解他们的举